拉康研讨班 · 第二十七期

解散

Dissolution

1980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二十七期研讨班《解散》（Dissolution，1980）共13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Dissolution；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Dissolution；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79 年 11 月 13 日 5
第2课 · 1979 年 11 月 20 日 7
第3课 · 1979 年 12 月 11 日 8
第4课 · 1980 年 1 月 5 日，*解散信*，巴黎弗洛伊德学派 10
第5课 · 1980 年 1 月 15 日 15
第6课 · 1980 年 3 月 11 日 20
第7课 · 1980 年 3 月 15 日 26
第8课 · 1980 年 3 月 18 日 33
第9课 · 1980 年 4 月 15 日 42
第10课 · 1980 年 6 月 10 日：“误解”（海洋研究所） 49
第11课 · 1980 年 6 月 29 日 57
第12课 · 1980 年 7 月 5 日（化学之家） 59
第13课 · 1980 年 7 月 12 日（加拉加斯）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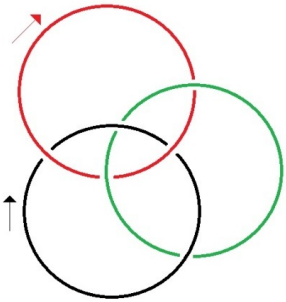
第1课 · 1979 年 11 月 13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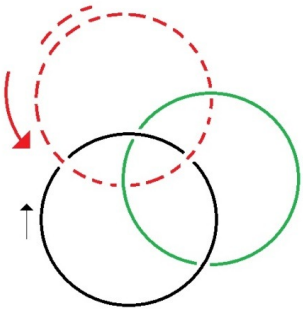
今天上午，我把索朗热·法拉德叫来，请她给我说明关于博罗米结的一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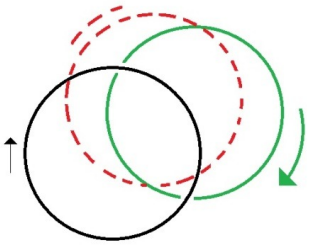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我得说，博罗米结是一个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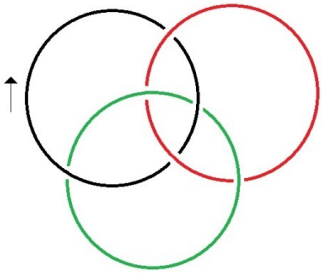
博罗米结只有一个。







Si on rabat le rouge
toute la consistance noire
passe dans le rond rouge



图中文字：若把红环翻折，黑环的全部实存性便穿入红环。

第2课 · 1979 年 11 月 20 日

我为上一次课牵涉索朗热 · 法拉德而道歉。

今天我想重新谈博罗米结。

博罗米结是这样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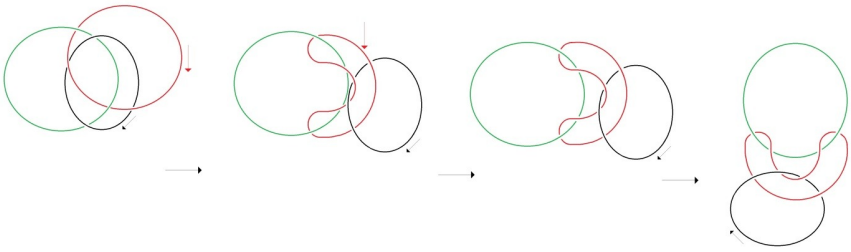
它可以具有任意阶数。

很清楚，第四阶……见图 4。

有办法让任何东西进入任何一种功能。

次序是否得到遵守，无关紧要。

换言之，任何东西都可以占据任何一种功能。



第3课 · 1979 年 12 月 11 日

我会试着告诉你们，博罗米结是什么。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博罗米结会自行解开。

它至少需要三个环；确实，要使它能够解开，就必须有三个环。

左旋与右旋：在这里，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左旋的……

或者说：如果你们认为它是左旋的，它便向左转……不过，它是否真是左旋的仍然可疑；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认为它向右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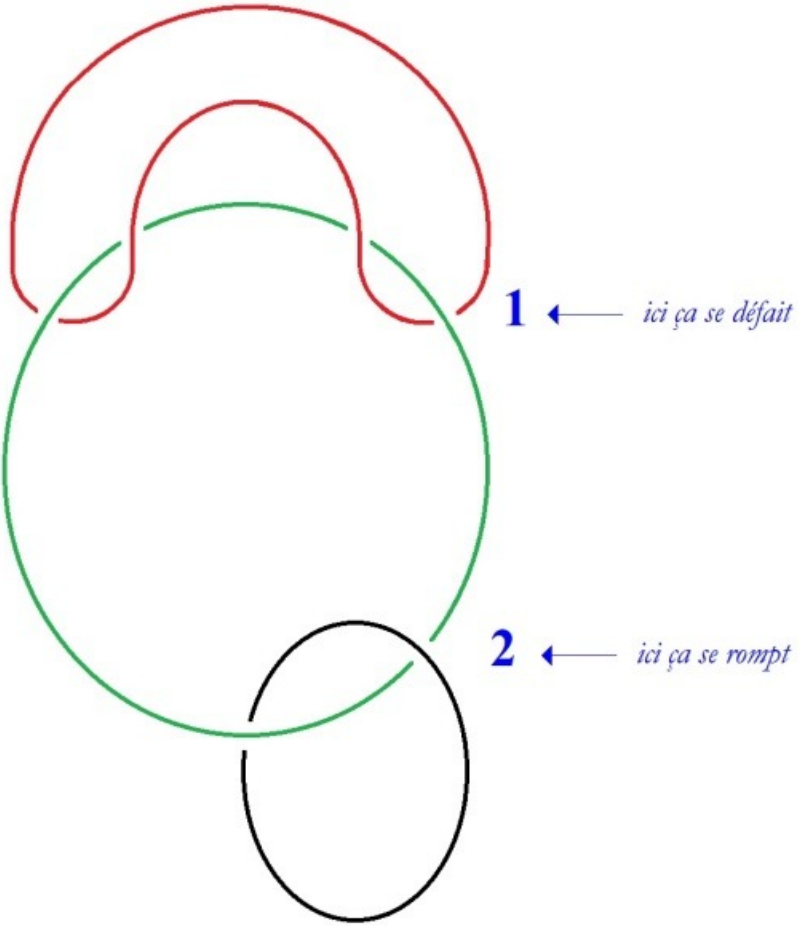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如何铺平的问题。如果朝相反的方向把它铺平，它就是右旋的。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这个东西会解开，下面的事实正说明了这一点：

- 这里会解开，见图中的 1；
- 而这里会断裂，见图中的 2。

因此，它……


1
ici ça se défait
2
ici ça se rompt

第4课 ・ 1980 年 1 月 5 日，解散信，巴黎弗洛伊德学派

我说话时不抱丝毫希望——尤其不指望让人听懂。

我知道自己确实在说——还要把其中所包含的无意识加进来。

这正是我胜过思考之人的地方：他没有察觉，自己首先是在说话。

这项优势，我只归功于自己的经验。

因为，从他未曾认识到的言说，到他自以为造成了思想的东西，其间，人会陷入纠缠；这可不会令他振作。

于是，人思考得软弱无力；而且他越因陷入纠缠而恼怒，思考就越软弱无力。

学派存在一个问题。这不是一个谜。因此，我开始在其中辨明方向——还不算太早。

相关知识卡 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解散与弗洛伊德事业

这个问题之所以被证明为问题，正因为它有一个解决办法（solution）：那就是 dis——解散（dissolution）[注]。

> [注] Dissolution 包含 solution（“解决办法”），前面加上 dis-；拉康又把词首单独切出为 la dis。

这里应当理解为：解散那个给本学派赋予法律地位的协会。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只须有一个离开，所有人便都自由；在我的博罗米结中，这对每一个环都成立。

在我的学派里，离开的必须是我。
我接受这一点，是因为它若继续运作——倘若我不横加阻挡——便会同我创立它的初衷背道而驰。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也就是说，为了这样一项工作——我已经说过……

- 它在弗洛伊德开辟的领域中，恢复其真理那锋利的犁铧；
- 它使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之名创设[注]的原初实践，重新承担起它在我们的世界中应负的职责；

> [注] 本地 Staferla 底本作 intitulée（“命名”）；米勒定本体系的 ECF 汇编本与 École lacanienne 版本均作 instituée（“创设、设立”）。后者也更符合“以精神分析之名创设一种原初实践”的句法与语境，正文据此校订，同时保留底本异文。

- 它通过持续不懈的批判，揭露那些以贬损其运用来削弱其进展的偏离与妥协。

我维持这一目标。因此，我解散。

相关知识卡 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解散与弗洛伊德事业

对于那些所谓的“弗洛伊德学派成员”，我并不抱怨——相反，我感谢他们，因为他们让我明白了自己在哪里失败，也就是说，在哪里陷入了纠缠。这一教益对我很宝贵。我会加以利用。

换言之，我坚持不懈。

我号召那些在 1980 年 1 月愿意同拉康继续前行的人重新联合起来。请他们立即以书面申请让我知悉。

十天之内，为了制止周遭的愚弱，我将公布第一批经我认可的加入者；他们的加入，就是承诺持续批判巴黎弗洛伊德学派在“偏离与妥协”方面滋养出来的一切。

他们要以行动表明：我的学派不会由于他们而成为一种制度，成为一种固化的群体效应，以牺牲那种可从弗洛伊德式经验中期待的话语效应为代价。弗洛伊德曾允许精神分析群体压倒话语、变成教会；人们知道，这付出了什么代价。

相关知识卡 Mathème：数学式、可教授性与真理维度 ・ 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解散与弗洛伊德事业

所谓“国际协会”——既然这就是它的名称——归根结底只是一个症状：弗洛伊德从它那里所期待之物的症状。

但真正举足轻重的并不是它。

真正举足轻重的是教会，真正的教会；马克思主义以一种更新了的意义重新给它注入鲜血，教会便因此支撑着马克思主义。

那么，当精神分析转向意义时，为什么不能轮到精神分析呢？

我这样说并非为了作无谓的讥讽。

宗教的稳定性源于：意义总是宗教性的。

因此，我才执意走我的数学式之路。它阻止不了任何事情，却见证了要使分析家合于其职能的步调，需要什么。

如果我还在“严父式地坚持”（père-sévère）[注]，那是因为已经进行的经验要求一种作为补偿的反经验。
我不需要很多人。

> [注] Père-sévère（“严父”）同上一段的 persévère（“坚持不懈”）谐音；拉康在此改写后者。

相关知识卡 Mathème：数学式、可教授性与真理维度

有些人，我并不需要。

我把他们撂在那里，让他们向我展示：除了给我添堵、把一门字字斟酌的教导化作一滩水 / 弄得不了了之[注]以外，他们还会做些什么。

> [注] 本地 Staferla 底本以及米勒定本体系的 ECF 汇编本作 tourner en eau，可直译为“化作水”；École lacanienne 公开版本作完整习语 tourner en eau de boudin，意为“告吹、失败、不了了之”。正文并列保留两种版本所支持的读法。

我接纳到身边的人会做得更好吗?

至少，他们可以凭借我留给他们的这次机会。

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理事会——按我组成它时的样子——将办结那些拖延积压的所谓日常事务[注]，直到一次因其为最后一次而成为特别会

议的大会，依照法律在适当时候召开，并着手处置由司库勒内·巴伊和索朗热·法拉德估价的财产。

> [注] 本地 Staferla 底本作 ce qui se trame d'affaires，可理解为"正在酝酿的事务"；米勒定本体系的 ECF 汇编本与 École lacanienne 版本均作 ce qui se traîne d'affaires，指拖延、积压着的日常事务。正文采用后者，保留这一异文说明。

吉特朗库尔，1980 年 1 月 5 日

第5课 · 1980 年 1 月 15 日

本次研讨班的文本于 1980 年 1 月 26 日刊登在《世界报》：一封日期为 1980 年 1 月 24 日的“致《世界报》信”。

我把这封信连同 15 日的研讨班文本交给《世界报》，如果它愿意全文刊载的话。

好让人们知道：没有任何人从我这里学到过什么足以拿来抬高自己的东西。

是的，精神分析家厌恶自己的行动。

相关知识卡 精神分析行动：授权分析者任务与主体变异 · 通行、去存在与分析家的产生

这厌恶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否认它、抵赖它、背弃它——并且诅咒那个提醒他的人；姑且不点名，此人就是雅克 · 拉康。他甚至高声喊着要声讨雅克-阿兰 · 米勒，因为米勒竟可恶地证明自己是至少那个读拉康的人。至于那些已经立住脚的分析家，米勒也不会给他们超过必要限度的顾忌。

是我的“通行”（passe）太迟才抓住他们，以致我从中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吗？[注]

> [注] Passe 既指分析进程中的通行，也指拉康学派用以见证这一转变的制度程序；下文的 passant 指进入该程序作证的“通行者”。

还是因为我把它交给了一个显示自己对支撑它的结构毫无察觉的人来照管？

精神分析家们不必为我替他们卸下的东西哭泣。我并没有把这项经验撂下不管。

至于行动，我给他们一个直面它的机会。

相关知识卡 精神分析行动：授权分析者任务与主体变异 ・ 通行、去存在与分析家的产生

《世界报》，1980 年 1 月 26 日

我身处无意识的工作之中。
它向我证明的是：能够回应这种不适的真理，只有我称为“说话之在”的每一个人各自特有的真理。
这里不存在共同的僵局，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允许我们预先假定所有人都会汇流到一处。

我们只在能指中找到的“一”的运用，丝毫不能奠定实在界的一体性。

它至多为我们提供一粒沙的形象。

即使沙粒堆成一堆，也不能说它们因此构成了全部。

这还需要一条公理，也就是把它如是说出的一个立场。
正如阿基米德所说，沙粒可以被计数；但这不过是实在界的一个符号，而不是什么宇宙的符号。

我不再有学派了。

我以自己言说行为的那粒沙为支点（仍是阿基米德），把学派撬了起来。

现在，我有了一堆人——一堆想要我接纳他们的人。我不会把他们做成一个全部：没有全部（pas de tout）[注]。

> [注] Pas de tout 可读作“没有全部”，也同 pas-tout（“非全”）相呼应；此处承接前文沙粒成堆却不构成总体的说法。

我说过，我不需要很多人；这是真的。但如果有很多人需要我，那么说这句话又有什么用？
至少，他们相信自己需要我——而且信得足够认真，才会写信告诉我。
那么，我为什么不能也相信呢？

因为，众所周知，我把自己也算在上当者之列。
我不期待个人，却对运作有所期待。

相关知识卡 通行、去存在与分析家的产生

所以，我确实必须创新，因为我把这个学派办砸了：我没能产生出配得上其名的本学派分析家（A.E.）。[注]
在我的认可评审团那些获选者中，倘若今天有哪一位碰巧以通行者身份在评审团面前陈述自己，我会建议他投票支持自己吗？

> [注] A.E. 是 Analyste de l’École 的缩写，指“本学派分析家”，即经通行程序而获此称号的分析家。

因此，我一点也不急于重新办一所学派。可是，“不考虑过去针对我本人所采取的立场”——引自 1964 年——凡是已经向我声明要同我继续前行，并以我看来没有预先否定这项声明的措辞来作此声明的人，我便准许他同另一个也这样做的人联合起来。

谁是谁，我不作预判；我把它交给有待进行的经验——如果可能，一项弗洛伊德式的经验。

就像那场著名的恋人之约：两人在歌剧院的一场舞会上相会。

等他们让面具滑落时，真是惊骇：男的并不是他，女的当然也不是她。

这一幕说明了我在这种异他性（Hétérité）上的失败——请原谅我的狂妄（Ubris）——它令我如此失望，以至于我用“性关系不存在”这一命题从中解脱出来。[注]

> [注] Hétérité 是由表示“异、他”的词根构成的罕见写法；Ubris 即希腊语传统中的 hybris，指逾越分寸的狂妄。

弗洛伊德则从阳具性的原因出发，由此推导阉割。

这免不了留下污痕，而我正努力把它们擦净。

同人们所说的相反，就阳具享乐而言，“这个”女人……

如果我胆敢这样说的话，因为她并不存在……她并没有被剥夺这种享乐：她拥有它，并不少于那个身上挂着其工具（organon）的男人。

尽管她自身只得到那么一点这样的配备（必须承认，那确实很细小），她仍会获得某种东西的效应；这个东西限制着这种享乐的另一边缘，也就是不可还原的无意识。

也正因此，“这些”女人——她们倒是存在的——是最好的精神分析家；有时也是最坏的。

条件是，她们不要用一种反阳具的本性把自己弄得晕头转向，因为这种本性在无意识中毫无踪迹。如此，她们便能听见无意识中那种并不坚持要被说出、却触及从无意识中加工形成的东西；后者为她们带来严格说来属于阳具的享乐。

大他者有所欠缺。

这也让我觉得怪异。

不过，我仍然撑得住；这让你们吃惊，但我并不是为了让你们吃惊才撑下去。

有一天……

而且我向往那一天……来自你们的误解会令我如此震惊，以至于我会变得可悲，再也撑不下去。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你们要告诉自己：那是为了终于成为大他者。一个人用一生违抗法则，想要成为大他者；到头来，他也可以满足于像所有人一样成为大他者。

第6课 · 1980 年 3 月 11 日

“脱离学派 / 脱胶”（D’Écolage）[注]

> [注] D’Écolage 把 École（“学派”）置入一个近似 décollage（“起飞、脱离粘合”）的写法；下文反复以 École 与 colle（“胶、粘团”）相互谐振。

如今，我成了一个被信件包围的男人。

我的同伴德里厄则曾是——或者自以为是——“被女人包围的男人”，甚至把这句话用作自己一部小说的标题。我在住院医值班室的同伴们也用这个标题称呼我——当时我同所有人一样，身边只有两个女人照料我，而且请相信我，她们照料得非常谨慎。

这些信，我是认真对待的。

我的意思是：我一封一封地对待它们——就像人们一个一个地对待女人——并且列出了自己的名单。

这一大堆，我总算处理完了。

有些人抱怨我把他们忘了。这完全可能。请他们去找格洛丽亚。

我正中靶心——一千人，而且还不止。不过，在这一千人之间，我必须作出区分。

因为，有些人必须哀悼一所学派，而另一些人根本用不着这所学派。

哀悼是一项工作——这是可以从弗洛伊德那里读到的。

相关知识卡 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解散与弗洛伊德事业

我要求学派中那些愿意同我一起留在“弗洛伊德事业”中的人，进行这项工作。

就在昨天晚上，我给这些人写了一封信。他们很快就会收到。

我对他们这样说：“Delenda est…”——“它必须被摧毁”[注]。我已经迈出了把这话说出口的一步；从此不可逆转。

> [注] Delenda est 取自老加图反复使用的拉丁语句 Carthago delenda est（“迦太基必须被摧毁”）；此处省略了被摧毁者。

只要再回到那里，人便只能陷入胶粘；这证明了不可逆转，因为在那里，我建成的与其说是学派（École），不如说是一团胶（colle）。

凭我所说的话，它已经解散了。

剩下的是：它也要凭你们所说的话而解散。

否则，你们从我这里得到的缩写“E.F.P.”就会落入一群确凿无疑的冒牌货手中。

挫败这一伎俩，是我在本周六召集的那些学派成员的责任。

请相信我：除非有人严肃地对待学派之事，否则我不会准许任何人到“弗洛伊德事业”中嬉戏。

我昨天——3 月 10 日——签署了这封信。

这也确实是弗洛伊德的错：他让分析家们无所凭借，此外也没有别的需要，只剩下结成同业组织。我则试图激起他们另一种愿望：外—存在（ex-sister）的愿望。

在这一点上，我成功了。人们为了返回旧车辙而采取的那些扭曲作态的谨慎措施，正是成功的标记。

但这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因为仍有足够多的人循着我开出的道路，以一种迄今从未出现过的社会纽带维系自身。

有什么能比陪伴我从事解散这项工作，更能证明他们受过我的培养呢？因为解散确实是一项工作。

现在，他们必须把自己数清楚。

接下来谈其他人。他们不必进行这项工作，因为他们从未属于我的学派；但也不能说，他们没有受过它的毒害。

我将不加拖延地同他们启动“弗洛伊德事业”，并为他们恢复学派成立时采用的基层单位，也就是卡特尔；经过实际经验以后，我对其形式化作了进一步的细化。[注]

> [注] Cartel 在拉康学派中指由四名成员围绕一名“加一者”组成的限期工作小组；不是经济语境中的垄断联盟。

相关知识卡 卡特尔：四加一、限期轮换与个体成果 ・ 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解散与弗洛伊德事业

- 第一，四个人彼此选择，以开展一项必须产生成果的工作。我明确说明：成果属于每一个人自身，而不是集体成果。
- 第二，四个人围绕一名“加一者”（Plus-Un）结合起来；这名加一者即使可以是任何人，也必须是某个具体的人。他负责留意这项工作内部产生的效应，并促使这些效应得到加工。
- 第三，为了预防“胶粘效应”，必须在预定期限届满时进行轮换；期限为一年，最长两年。
- 第四，只有定期把工作的成果与危机一并公开，才可能期待任何进展。
- 第五，通过抽签，定期更新那些为给整体赋予方向而设立的参照点。

相关知识卡 卡特尔：四加一、限期轮换与个体成果

“弗洛伊德事业”不是一所学派，而是一片场域——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施展，证明自己如何处理经验沉积下来的知识。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成员一旦卸下如今给他们造成的负担——这负担现在给他们造成的麻烦已经超过给我造成的麻烦——就会加入这片场域。

为了让事情启动，必须作出这些说明；我在这里从简。

因为我必须以一个误解收尾：上一次研讨班中，我说女人并没有被剥夺阳具享乐；于是有人把一种想法归到我头上，说我认为女人是男人。

这像话吗……

阳具享乐并不会使女人靠近男人，反而会使她们远离男人，因为这种享乐阻碍她们同另一种性别的性化存在配成一对。

这一次，我预先防止误解，并且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不能同一个由自己选中的男人获得真正的满足——阳具性的满足。

这种满足定位在她们的腹部。

但它是对男人言说的回应。

为此，她必须碰对人。

她必须碰上那个按照她自己的根本幻想对她说话的男人。

她由此有时得到爱的效应，却总会得到欲望的效应。

这并不经常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因此构成一种被书写的关系，也就是说，不会构成一种在实在界中得到认可的关系。

尽管弗洛伊德把生殖器层面还原为繁殖事实，他对我所谓的“非关系”仍有所认识。事实上，他所阐述的不正是以下两者的差异吗：

- 他称作阳具性的驱力；
- 与他声称仍在生殖器层面延续的驱力？

倘若没有他置身其中的精神分析经验，他能察觉这种二元论吗？

阳具享乐恰恰是分析者所耗用的那种享乐。

就是这样。

我要离开你们了。

我希望有人向我提问。

请用书面形式提问。

请把问题寄给我。

如果这些问题值得回答，我会在下周答复。

下周，我还会告诉你们，解散是如何运作的。

第7课 · 1980 年 3 月 15 日

刊载于 1980 年 3 月 18 日《晨报》。

雅克 · 拉康曾于 1 月 5 日致信宣布解散巴黎弗洛伊德学派。

以下是他在自己召集的会议开幕时所致的欢迎词；会议于 3 月 15 日星期六在圣雅克 PLM 酒店举行。

你们好，我的好朋友们。你们如约而来了。

学派即将走完它的路程，而你们仍同我在这里。

我的出发点是：它已经死了，却对此一无所知。

相关知识卡 梦的脐点：不可穷尽的未知点

这意味着，它压抑了自己的死亡；凭借这一点，它看上去仍然活着。

这种活着的样子从何而来？

恰恰来自这种“生命”——我给生命加上引号——来自被压抑之物在一个主体那里仍由之获得活力的这种“生命”。

至少，在分析把它还原到“原初被压抑者”（Urverdrängt）之前，情况如此。[注]

> [注] 原注 1：Urverdrängt 是弗洛伊德用来指称原初被压抑者的德语词；这种原初压抑永远无法被解除。

相关知识卡 解释的效应：从意指到无意义的能指核心

- 在梦中，弗洛伊德把它称为脐点。
- 从口误中同样可以抵达它。
- 最后，俏皮话会围住它——俏皮话之所以只是围住它，是因为它再也做不了更多。

分析解释必须是一句俏皮话。

相关知识卡 梦的脐点：不可穷尽的未知点

好吧，我就作出了一句——当我说：“解决（solution）！”

那就是我自己的“Urêka”。[注]

> [注] 原注 2：原文写 Urêka 而不是 Euréka；这是同德语前缀 Ur- 的文字游戏，Ur- 指向一切原初之物。

此后，一切便从四面八方开始坍落。

这就叫作有效的解释。

我不得不把它写给你们。

相关知识卡 解释的效应：从意指到无意义的能指核心

我是在 1 月 5 日这样做的。

而那是什么？

一封情书。

没有人察觉这一点，尽管我围绕它哼唱了那么多小调。

我并不是说，自己正在对你们的“学派—集体无意识”（inconscient écollectif）施加作用；我说的是，学派确实是一个症状——这并不坏。

一个症状，但不是好症状。

请注意，“症状”一词在这里是用反语说的，因为它所标示的，恰恰是不能落到一致之中的东西。[注]

> [注] 原注 3：原注从希腊语构词解释 symptôme：sym- 表示“共同、一起”，ptôme 来自表示“落下”的词根；按此拆解，症状本来像是“共同落下、落到一致”，拉康却以反语用它指称不相一致之物。

在这所学派里，人们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一致：人们爱我。

爱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人们恨不得永恒赶快把我变成我自己。

我可不着急；我还没有爱自己爱到想要成为我自己的地步。

显然，我已经成了一个能指——用两个词说。

据说，我所变成的这个能指叫作：“拉康标签”。

这个玩意儿妨碍我已经很久了。

美人拉康只能给出她所拥有的东西。

如今，有些愚人想要抹去我的名字。

我也很乐意，那会让我轻松一些。

但我已经得到警示：同样想抹去自己名字的另一个愚人——萨德侯爵——被这种愿望带到了何处。

他变得永不沉没。

看来我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怎么也没法让我“扑通”一声沉下去。

他们为什么这样想要我的名字消失?

因为他们以为，这个名字就是主人能指，也就是很久以前被我标上下标 1 的那个能指。

相关知识卡 群体效应、主体效应与分析家的去主体化

好吧，他们错了：它不是前一个，而是另一个。[注]

> [注] 原注 4：在拉康的数学形式化中，S_1 与 S_2 分别标示个体自身的能指，以及指向始终相同的、原初的被压抑知识的能指。能指概念部分借自语言学，并指向构成分析治疗核心工作的语言游戏；参见拉康的命题：“无意识像一门语言那样被结构。”

必须说，就让我的能指流通而言，我没有理由抱怨这所学派。但这种流通会产生一些效应——而且是纯粹统计性的效应——它们钝化了这些能指的烈性。

为了重新启动那项再也不能属于学派的经验，我所渴求的无疑正是这种烈性。群体效应同主体效应相反；而对我们来说，主体效应只有通过分析家所必需的去主体化才具有价值。群体被界定为一个共时性单元，其构成要素是各个个体。

相关知识卡 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解散与弗洛伊德事业

但主体不是个体。

我要重新做的事情，我称之为“弗洛伊德事业”。应当从我对其功能所作的说明来理解这个名称：原因依其本性不仅受到误认，而且还是一切出故障之处的原因。

分析群体之所以出故障，恰恰是因为它不可能成为共时性的单元，而只能成为症状。

但在我把问题收紧的书写中，并没有这种故障。

群体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被解散。因此，我并不打算解散群体。但学派已不再适合庇护这种不可能。我要重新做的，当然始终还是同一件事，只是换一种方式。我现在不会向你们谈它。你们要自己摆脱学派的纠缠，前来同我会合。我不会向你们解释自己为什么解散。昨天

晚上以这张临时文稿的形式来到我这里的东西，让我确信：确实有人明白。

相关知识卡 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解散与弗洛伊德事业 ・ 群体效应、主体效应与分析家的去主体化

1. Urverdrängt 是弗洛伊德用来指称原初被压抑者的德语词；这种原初压抑永远无法被解除。

1. 原文写 Urêka 而不是 Euréka：这是同德语 Ur- 的文字游戏，Ur- 指向一切原初之物。

1. “症状”（symptôme）一词的词源文字游戏：

- 希腊语 sym 意为“共同、一起”；
- 按底本的说法，ptôme 来自表示“放置”的希腊语词根；[注]

> [注] 这是底本编者的词源说明，并非拉康正文。通行词源把希腊语 sumptôma 追溯到 sumpiptein：sum- 表示“共同”，piptein 表示“落下”，合起来有“共同落下、偶合、同时发生”之意。因此底本的“放置”（poser）很可能是宽泛解释或转录讹误；正文先忠实保留其说法，再由本注标明校勘结果。

- 症状：共同放置之物、落到一致 / 共同发生之物。

1. 在拉康的数学形式化中——这是其理论中一项标志性的论述——他使用字母 S_1 与 S_2：S_1 指每个人自身的能指，S_2 指向那种始终相同的、原初的被压抑知识。

能指概念部分借自语言学，它指向构成分析治疗主要工作的语言游戏。

参见拉康的命题：“无意识像一门语言那样被结构。”

第8课 ・ 1980 年 3 月 18 日

A 先生

A（阿尔都塞）先生，哲学家……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反哲学家”自称与哲学的有限性

上周六，他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同我握手……这使特里斯唐・查拉的一个标题重新浮现在我脑中。那要追溯到达达主义时期，也就是说，并非始于《文学》杂志的那些矫饰；我没有给这本杂志写过一行字。

人们很乐意把一种超现实主义归到我头上，而它同我的性情相去甚远。

我只从侧面参与其中，而且参与得非常晚，只为逗弄安德烈・布勒东；这已经证明了我的距离。

我得说，艾吕雅会让我心生柔情。

A 先生却不会令我心生柔情，因为他使这个标题回到我脑中：《A α 先生，反哲学家》。
这可真让我说不出话来。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反哲学家”自称与哲学的有限性

然而，当我把东西递给查拉时……

他同我住在一栋楼里，就在里尔街 5 号……当我把《字母在无意识中的动因》递给他时，他既不觉得热，也不觉得冷。

我当时仍以为，自己说了些可能引起他兴趣的东西。
好吧，根本没有。

你们看，人就是会这样弄错。
查拉只围绕维庸发狂。

不过，他对自己的这种发狂仍有所警惕。

至于让他围绕我发狂，我可一点也不需要。

已经有够多的人在这样做了。

而且现在还在继续。

你们并非所有人上周六、周日都同我在一起，因为感谢上帝，你们并不全都属于我那可怜的学派；所以你们无法想象，人们围绕我发狂到了什么地步。
给我希望的是：查拉最终放下了弗朗索瓦・维庸，正如他也放下了我。

这位 A a 先生是反哲学家。我也是。
如果可以这样说，我起而反抗哲学。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反哲学家”自称与哲学的有限性

可以肯定的是，哲学是一件已经终结 / 有限的事情。[注]

> [注] Finie 既可指“已经结束”，也可指“有限”。下文反复出现 chose finie、archi-finie，使两义相互叠加。让-克洛德・米尔内在《清晰的作品》中据此提出一种读法：“哲学在无限宇宙中没有位置。”正文保留两义，不把它单独锁定为组织意义上的“终结”。

即便我预料，还会从中反弹出一个排斥 / 新枝。[注]

> [注] En rebondisse un rejet 的动作方向是“一个 rejet 从中反弹出来”，并不是哲学“遭到排斥”以后又反弹。Rejet 既可指排斥、拒斥，也可指树干或根部长出的新枝；它同 rebondir（反弹）和下文 rebondissements（反弹、转折）构成连续的文字游戏。

这种反弹，常常发生在已经终结 / 有限的事物那里。

看看这所彻底终结 / 极其有限的学派：直到目前，这里原本还有些法学家变成分析家；好吧，如今，人们因为没能变成分析家，转而去当法学家。
而且还是“蹩脚”的法学家[注]——正如皮埃尔・勒让德毫不客气地当面对他们所说的那样。

> [注] 米勒定本在 archi-finie 后断句，使 jusqu’à présent 修饰“这里原本还有些法学家变成分析家”；本地 Staferla 标点较含混，正文依米勒定本处理。À la manque 是口语表达，指“不值一提、失败、不合格、蹩脚”，这里不是把拉康意义上的 manque（欠缺）转化成一种“法学家类型”。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反哲学家”自称与哲学的有限性**

我需要说得更明确吗?

我丝毫没有打算解散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我曾在那里受到过一段时间最好的接待。

我的雷霆正好落在它旁边的克洛德-贝尔纳街；我曾把自己的学派连同它的全套家当安置在那里。

至于“弗洛伊德事业”，它除了我的信箱，没有任何别的家当。

这种一无所有有很多好处：没有人会要求在我的信箱里开研讨班。我说过，我必须创新——只须补充一句：但不是独自一人。

我是这样设想的：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一份。

去做吧。

几个人聚在一起，为了做成一件事而粘合所需的时间；随后再解散，去做另一件事。

关键在于，使“弗洛伊德事业”避开我向你们揭露的群体效应。

由此可以推得，它只能凭借暂时性而持久；我的意思是——在人们粘得再也无法脱身以前，先彼此解开。

这不需要多少东西：

- 一个信箱，见上文；
- 一份通讯，让人知道这个信箱里有哪些工作被提议出来；
- 一次大会，或者更好，一个论坛，供人们交流这些工作；
- 最后，是无可避免的出版，归入档案。

此外，我还必须借这些东西建立一个有利于你们的旋涡。
要么如此，要么必然粘死。

你们看，我怎样一点一滴地把这件事提出来。

我把你们理解的时间留给你们。
理解什么？

我并不自夸能够制造意义。

相关知识卡 解释的效应：从意指到无意义的能指核心

也不自夸能制造它的反面。

因为实在界正是反对这一切的东西。

我曾向马克思致敬，把他视为症状的发明者。

然而，这个马克思又是秩序的复兴者；仅仅因为他重新向无产阶级吹入了意义的“言说—维度”（dit-mension）。[注]

> [注] Dit-mension 把 dit（“所说”）嵌入 dimension（“维度”）之中，使“维度”成为由所说、由言说构成的维度。

要做到这一点，只须由他把无产阶级如是说出。

教会从中得到了启发；这就是我在 1 月 5 日对你们说过的。

你们要知道，宗教意义将迎来一场你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大爆发。

因为宗教就是意义最初的栖身之所。

这是一条自行强加于人的明证；对等级体系中负有责任的人来说，它比对其他人更强烈地自行显现。

我试图与此相抗，好让精神分析不成为宗教；因为人们一旦以为解释只凭意义才发生作用，精神分析便会不可抗拒地趋向宗教。

我的教导是：解释的动力在别处，确切地说，在作为能指本身的能指之中。

那些因解散而恐慌的人正抵抗这一点。等级体系只有靠管理意义才能维持。

相关知识卡 解释的效应：从意指到无意义的能指核心

因此，我没有把任何负责人扶上“弗洛伊德事业”的马背。我所倚仗的是旋涡。

而且，我必须说，我也倚仗积累在自己教导中的理论资源。

现在，我来谈那些应我要求向我提出的问题。
我看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反对在魁北克成立“弗洛伊德事业”的卡特尔。

相关知识卡 卡特尔：四加一、限期轮换与个体成果

我明确说明：唯一的条件是，要在这个所谓“事业”的通讯中通告此事。

皮埃尔·苏里问我：“‘加一者’是抽签产生的吗？”我的回答是：不是，而是由联合起来的四个人选择。

他还写了下面这段话；我念给你们听：“弗洛伊德事业”的一千人起初将通过相互选择组成卡特尔；随后，经由一次总体重新分配，他们将在这个大集合内部通过抽签重新组成卡特尔。

这意味着，在这一千人中，任何人都可能被安排同任何其他人在小组内合作。

我向他指出，这并不是我所说的，因为在这一千人——其实人数还要更多——之中，我眼下只邀请学派的非成员组成卡特尔。

因此，并没有什么“大集合”。

我也没有主张进行总体抽签；抽签只用于组成那些将成为工作参照点的临时机构。

话虽如此，我仍要赞扬苏里，因为他把“事业”中的合作表述为任何人同任何人的合作。

这确实是最终需要达到的状态：让这一切如此旋转成涡。

相关知识卡 卡特尔：四加一、限期轮换与个体成果

另一个人忧虑的是：配得上其名的 A.E.，确切说来是什么意思。

相关知识卡 通行、去存在与分析家的产生

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本人就是一名 A.E.。

好吧，让他重读我 1967 年 10 月的《命题……》。他会看到，这至少意味着：必须开口。[注]

> [注] 此处指《关于学派精神分析家的 1967 年 10 月 9 日命题》；on l'ouvre 在口语中意为"开口说话"，字面则是"把它打开"。

相关知识卡 通行、去存在与分析家的产生

还有一个人请我阐明：我所说的"胶粘"，同弗洛伊德在压抑问题上所说的"固着"，两者有什么关系。

而且，这个人并不满足于只把问题寄给我，还附上了几篇文本。

说实话，她并没有把文本寄给我；昨天，她把它们送到了我家。

她就是克里斯蒂亚娜·拉邦。她告诉我，我有一次围绕情书所作的阐述触动了她。

被固着的是什么？

相关知识卡 欲望的固着与不可摧毁性

是欲望。欲望由于被卷入压抑过程，便以一种恒存保存下来；这种恒存使它具有不可摧毁性。
这是一个人们一直返回、直到最后也不肯放弃的要点。

正是在这一点上，欲望同情感的流动性形成了彻底的对照。
性倒错在这方面颇具指示性，因为即便最简单的现象学，也足以清楚显示那些享有特权的幻想具有恒常性。

然而，性倒错即使自古以来就为我们指明道路，却没有让我们找到入口，因为还需要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必须先发现无意识，随后才能沿这条道路整理出这些欲望的描述性目录；换言之，就是“驱力的命运”——我就是这样翻译 Triebschicksale 的。[注]

> [注] Triebschicksale 由 Trieb（“驱力”）与 Schicksale（“命运、际遇”的复数）构成；这里对应弗洛伊德 1915 年的《驱力及其命运》。

需要形式化的，是欲望的这种固着同无意识机制之间的联系。
我所致力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因为我从未像一位通信者所指责的那样，声称要“超越”弗洛伊德；我所做的是延伸他。

相关知识卡 欲望的固着与不可摧毁性

我会在 4 月的第三个星期二答复其他人。

你们仍然可以把问题寄给我。

我对此并不厌倦。

学派中有些人想围绕解散这项工作举办研讨日。

我赞成。

此事请去找那位科莱特·索莱尔、米歇尔·西尔韦斯特或埃里克·洛朗。

这句话，我是对学派成员说的。

第9课 · 1980 年 4 月 15 日

“要有光！”

你们以为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光果然就有了！

这句话竟然首先出现在《圣经》的开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我会把这称为实在界的一种典型症状。

因为，科学的道路确实是凭借实在中的光而开辟出来的。

当然不只是凭借光，但光是其中之一。

你们也知道，光——确切地说，光速这一概念——是唯一为我们提供实在界之可测量绝对量的东西。

与此同时，相对性也由此得到了证明。

这个“难以置信”对信徒来说，真是撞上了大运！

然而，众所周知，这并不必然使他们特别喜爱“光明”——这里取“启蒙”（Aufklärung）的意义。

不要被这场好运迷住太久。

为了从中清醒过来，只须看看它事后照亮了什么：相对于这里所说的光，人们完全没有认识到月亮与太阳这两盏“发光体”之间的根本差异。

最让我为难的是，对创造性言语的强调正合我的方向。

只不过，把光的不可承受性归于言语，是一场难以兑现的豪赌。

而这一点完全不合我的方向。

无意识所证明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言语是蒙昧主义的。

我已经把足够多的恶行归到言语头上，因此在这里，我要为它的这种蒙昧主义向它致谢。

这是它最显而易见的益处。

早在我开始教导时，我就指出过：那些叫作星星的萤火虫，在开辟象征界的道路时承担了一项功能。星星并不给出多少光；可是，人类正是借它们照亮自己，并由此得以穿透透明夜空为他们带来的幸福。

言语固有的蒙昧主义，又被对“启示”的信仰加倍；这种信仰把“要有光”归给上帝。等它被慈善主义增加到三倍、又被进步主义增加到四倍时，便是一片漆黑。

星星熄灭时，就会产生这种话：“人的欲望，是彼此援助，以求活得更好。”

这是我通过邮局收到的。我曾要求人们给我写信：好吧，这真是我自作自受。

必须说，写下这句话的人，我可没有向她要求过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早已不再来参加我的研讨班。

这里说的是弗朗索瓦丝·多尔多。她就这样给我寄来一封短信，在这段假期里供我消遣——不过，我其实根本没有休假。

这是一封“为了消除误解”而写的短信。

她的意思是，她如此爱我，以至于无法忍受学派被解散。

原因是什么？让你们猜一千次。

因为学派就是我。

这就是她的公理。

那么，解散学派当然就等于取消我本人。

而这正是她不愿意看到的。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障碍：解散学派的人正是我。

这并不能阻止她；况且，没有什么能阻止她。

她想象我正在自我毁灭。

因此，依照她的慈善原则，她前来援救我。

你们看，这一切怎样彼此扣合。

这很有逻辑。

从它丝毫不向貌似真实之物作出牺牲，就能看出其逻辑性。

如果这说法是对的，它就会把我变成苏格拉底一类的人物。

苏格拉底欲求自己的死亡，并从那些恰恰受过他恩惠的人手中得到了它。

况且，这件事对他并不算失败，因为他的死亡由此成了典范。

但对我来说幸运的是，我从未说过：巴黎弗洛伊德学派就是我。

我同样也可以说……多尔多夫人就是我。

据说，确实有人相信这一点。

好吧，这是一个错误。

我丝毫不把自己认同于弗朗索瓦丝·多尔多，也同样不把自己认同于巴黎弗洛伊德学派。

这正是我有理由火速着手建设“弗洛伊德事业”的原因。

“弗洛伊德事业”已经存在的那些部分，已经足以使我同学派解除认同。

对于自己的教导，我从来没有其他目标，只有把它维持在它应有的水平。

现在，我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保存这项教导能够给予那些追随其航迹之人的东西。

但我的行动已经证明，经验中所涉及的实在，原则上并不限于精神分析协会这一实体的单独存续。我的做法之精妙在于：我不仅不排斥任何人，而且欢迎所有前来的人。

相关知识卡 精神分析行动：授权分析者任务与主体变异

我的能指被证明能够运载任何笑话，我需要为此遗憾吗？

恰恰相反，这令我十分满足，因为我自己所说的也无非是笑话。

但话说回来，笑话越短越好。

正因如此，我才想到把那个东西截短 / 提前终结[注]；它原本：

> [注] Abréger 首先承接上句“笑话越短越好”，意为把话或笑话缩短；在解散学派的语境中，它又指把已经僵固的组织进程截断、提前终结。正文保留这一双重作用。

相关知识卡 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解散与弗洛伊德事业

- 由种种误解聚合而成；
- 停滞在僵局之中；
- 甚至以欺诈的形态僵固下来。

除了我对此毫无兴趣以外，我也没有必要诅咒那些嘴里带着侮辱、却向我喊着爱我的人；理由很简单，欺诈本身就是焦虑之源。

即使焦虑并不总是出现在欺诈的施行者或受害者那里，也会出现在他们的后代那里。

因此，那些被我钉上“冒牌货”一词的人会做出什么，我并不看好；而我也不会更在意他们。

精神分析经验给欺骗的功能以突出位置，因为欺骗由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所支撑。这解释了：一旦欺骗转变成欺诈，人就再也回不来了。

相关知识卡 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解散与弗洛伊德事业

在我刚才对你们所说的话里，我已经穿插编织了对几位来信者的答复；他们会认出自己。还有一个人问我：我是否碰巧把自己想象成绝不会犯错的人。

我不属于那种面对其确定性的主体便退缩的人。正因如此，我才能同弗洛伊德的实践中那个在传统里冻结了的东西决裂；显然，那种传统封堵了一切传递。[注]

> [注] Le sujet de leur certitude 中的 sujet 是“其确定性的主体”，不是“所确信之事的题目”。Tamponner 本义是用塞子堵住、封闭孔口；在此修饰一种使弗洛伊德实践冻结的传统，故译“封堵”，而不采用近乎中性的“缓冲”。

在这一点上，我有所发明；这为你们重新打开了通向弗洛伊德的入口，而我不愿看到这个入口再次关闭。

我不会故作挑剔，拒绝承认自己绝不会犯错；不过，我是像所有人一样，在言说的真理层面而非知识层面绝不会犯错。

我并不把自己当作知识的主体。

证明就在这里——我确实必须提醒你们：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是由我发明的；而我发明它，恰恰是为了使精神分析家不再相信自己就是它——这种相信原是分析家的天性，我是说，不再相信自己同它相同一。

相关知识卡 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解散与弗洛伊德事业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既不是所有人，也不是无人。

它不是每一个主体，但也不是一个可以指名的主体。

它是某个主体。

它是夜晚的访客；或者说得更好，它具有天使之手在门上画下的那个符号的性质。

它正因为不是本体论的、因为来自谁也不知道的哪儿，反而更能确定自己存在。

我们约在 5 月的第二个星期二，仍在这里见面。

第10课 · 1980 年 6 月 10 日：“误解”（海洋研究所）

雅克 · 拉康

我想到自己至少欠你们一句“再见”，因为你们今年出席了这场我并未对你们手下留情的研讨班，也就是以出席来协助我；但这还不是我说“再见”的唯一理由。另一个理由是：我这就走啦，就这么去委内瑞拉。[注]

> [注] 原文 je m’en va 故意使用了非标准的人称变位；规范说法是 je m’en vais。译文以口语化的“我这就走啦”保留这种偏离。

那些所谓的拉丁美洲人，同这里的人不同，他们从未见过我，也从未现场听见过我的声音；好吧，这丝毫不妨碍他们成为“拉卡诺”（lacano）……

看起来，这反而帮助他们成为拉卡诺。

我通过书写把自己传递到了那里；看来，我已经在那里扎下了根。

至少，他们这样相信。
可以肯定，这正是未来。

正因如此，到那里看看令我感兴趣。
我有兴趣看看：当我的个人不再遮蔽我的教导时，会发生什么。

我的数学式或许会因此获益。

没有什么能保证：如果我喜欢那里，我不会留在委内瑞拉。

你们现在明白，我为什么想向你们说再见了。

你们无法想象，我亲自出现在那里并召集我的“拉卡诺—美洲人”，会让多少人恼火。那些人原本忙着代表我，忙得不亦乐乎；所以，只要我亲自现身，他们便立刻乱了方寸。

因此，我会到那里去学习；但显然，我还会回来。

我会回来，因为我的实践在这里；还有这场研讨班……

相关知识卡 误解：出生、谱系与身体

它不属于我的实践，却补足我的实践……与其说是我维持着这场研讨班，不如说是它维持着我。

它之所以维持我，是出于习惯吗?

当然不是，因为它是通过误解来维持我的。

而它短时间内不会结束，恰恰因为我始终无法习惯这种误解。

我是误解的创伤者。

由于我始终无法适应它，便不辞辛劳地试图解散它。

结果，我反而滋养了它。这就叫永恒的研讨班。

我并不是说，“言”（le verbe）具有创造力。[注]

> [注] 法文此处写小写 verbe，但“具有创造力的言”明显唤起神学中的“圣言 / 逻各斯”。拉康随即把它同无意识和误解相连。正文采用“言”，以区别本课其他地方的 parole（言说），同时不把它直接限定为宗教意义上的“圣言”。

我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我的实践包含这一点：我说，“言”是无意识的——也就是误解。
如果你们以为一切都能从中得到揭示，好吧，你们就掉进误解里了：并非一切都能得到揭示。

相关知识卡 误解：出生、谱系与身体

这意味着，其中有一部分永远不会得到揭示。

宗教所自夸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这也为宗教所宣称并加以利用的“启示”提供了堡垒。

至于精神分析，它的功绩就在于利用误解。

到头来，伴随它的是一种属于幻想的揭示。
这就是弗洛伊德塞给你们的东西。

必须承认，这真是一座富矿。

你们每一个人，除了是种种误解以外，还能是什么？

那个名叫奥托·兰克的人，在谈论出生创伤时接近了这一点。

相关知识卡 误解：出生、谱系与身体

创伤并没有别的：人生来便被误解 / 人生来就是一个误解。[注]

> [注] L'homme naît malentendu 有意压缩了两种句法：malentendu 可以是名词“一个误解”，也可作为过去分词表示“被误解”。上文“你们除了是种种误解以外还能是什么”支持名词读法；下文关于父母言说和出生创伤的展开则支持被动读法。米勒 2021 年定本保留这一紧缩句式，NLS 公开英译采用 man is born misunderstood。正文并列保留两义。

既然有人问我所谓身体的地位，我就来谈谈它，并强调：身体只能从这里得到把握。

身体只有作为误解才在实在界中出现。
我们在这里彻底一点：你们的身体是一条谱系的果实；你们的许多不幸，都源于这条谱系早已竭尽所能地游弋在误解之中。

它之所以游弋其中，理由很简单：这条谱系中的人争先恐后地“说话—存在”（parlêtrer）。[注]

> [注] Parlêtrer 是从 parlêtre（“说话之在”）临时造出的动词；原句又以 à qui mieux-mieux 强调每个人都竞相如此。

这正是谱系中的人在如人们所说“给予你们生命”时，传递给你们的东西。

你们继承的就是这个。

如果你们有时在自己的皮囊里感到不适，这就是原因。

误解早在你们以前就已经存在。

因为，甚至在得到这份漂亮遗产以前，你们就已经是祖先牙牙乱语的一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你们分有并传达着这种牙牙乱语。
你们不必亲自牙牙乱语。

早在你们以前，那种以无意识——也就是误解——之名支撑你们的东西，就已经在这里扎根。
出生创伤并没有别的，无非是作为一个被欲求者而出生。

相关知识卡 误解：出生、谱系与身体

被欲求，或者不被欲求——两者完全一样，因为这总是经由说话之在而发生。

这里涉及的说话之在，通常分配为两名说话者：

- 两名说话者不说同一种语言；
- 两人听不见、也听不懂自己说话；
- 两人干脆彼此不理解；
- 两人为了繁殖而彼此结盟；但那是一场已经完成的误解，你们的身体会随着所谓繁殖把它继续运载下去。[注]

> [注] 本地原文在 mais d'un malentendu accompli 之后句法残缺。另一公开法文版本作 que votre corps véhiculera avec la dite reproduction，据此补足为“你们的身体会随着所谓繁殖把它继续运载下去”；这里不把残缺转录本身当作完整句法证据。

我承认，语言可以服务于有意义的交流。

相关知识卡 误解：出生、谱系与身体

但我并不是说，这场研讨班就是如此。

理由很简单：有意义的交流就是对话；而在对话方面，我可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我要补充，我并不把科学交流视为对话，因为它没有意义；这正是它的优势。
对话十分罕见。

就产生一个新的说话者身体而言，对话罕见到了事实上根本缺席的地步。

它在原则上并不缺席，但原则只铭写在象征体系中。[注]

> [注] 原文是阴性名词 la symbolique，不是指实在界、象征界、想象界三界之一的阳性名词 le Symbolique。这里说的是原则得以铭写的象征体系或象征书写，因此不译成“象征界”。

例如，所谓家庭原则就是如此。
毫无疑问，人们一直以来都以某种方式预感到了这一点。

相关知识卡 误解：出生、谱系与身体

这种预感充分到了这样的程度：无意识曾被视为上帝的知识。

然而，所谓无意识的知识同上帝的知识之间仍有一项区别：上帝的知识被设想为关于我们的善的知识。
这一点无法成立。

因此，我才提出这个问题：上帝相信上帝吗?
像往常一样，我提出问题时，它就是一个问题—回答。

就是这样。

有人提醒我，今年的研讨班没有标题。这是真的。

你们马上就会看到为什么。

标题是：“解散”。

显然，我不可能在 11 月就告诉你们，因为那样一来，我的效应便会落空。

可以说，这是一个钩住了你们的能指。

我如此成功地使你们对它产生兴趣，以至于现在所有注意力都只剩下它。

有人责备我，说按他的心意，我围绕这件事做得还不够多。

他有闲暇这样做，因为他不来我这里。

事实正相反：当我不在别处时，他好心地在自己家里接待我。因此，我当然会听他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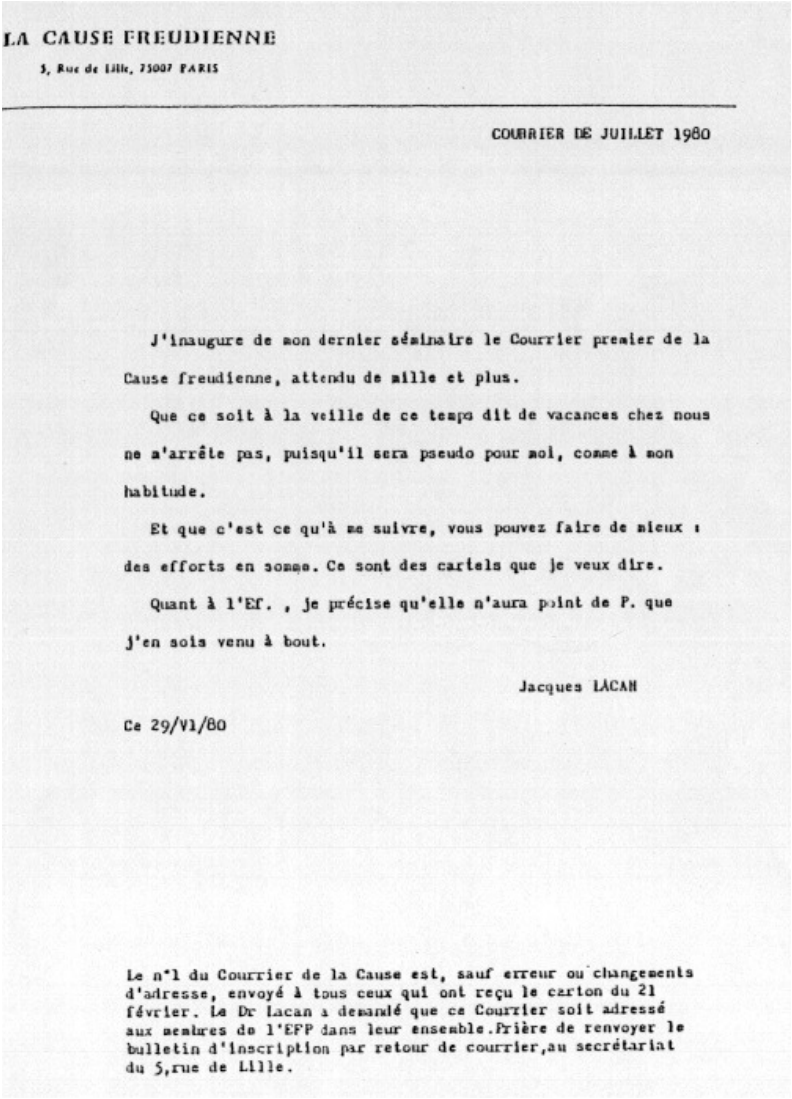
他希望节奏更为持续，我完全赞同。夏季以后，我会留意这件事。

“弗洛伊德事业”已经开始自行存在，因为人们以它为号召；这也意味着，人们已经开始替它做宣传。

现在只需要什么？——一份通讯，一份把人们联结起来的小型简报。

请埃里克・洛朗着手让它存在起来，并使正在大量涌现的新卡特尔前来登记。

第11课 · 1980 年 6 月 29 日



LA CAUSE FREUDIENNE

5, Rue de Lille, 75007 PARIS

COURRIER DE JUILLET 1980

J'inaugure de mon dernier séminaire le Courrier premier de la Cause freudienne, attendu de mille et plus.

Que ce soit à la veille de ce temps dit de vacances chez nous ne m'arrête pas, puisqu'il sera pseudo pour moi, comme à mon habitude.

Et que c'est ce qu'à me suivre, vous pouvez faire de mieux : des efforts en somme. Ce sont des carlels que je veux dire.

Quant à l'Ef. , je précise qu'elle n'aura point de P. que j'en sois venu à bout.

Jacques LACAN

Ce 29/VI/80

Le n°1 du Courrier de la Cause est, sauf erreur ou changements d'adresse, envoyé à tous ceux qui ont reçu le carton du 21 février. Le Dr Lacan a demandé que ce Courrier soit adressé aux membres de l'EFP dans leur ensemble. Prière de renvoyer le bulletin d'inscription par retour de courrier, au secrétariat du 5, rue de Lille.

弗洛伊德事业
法国巴黎 75007，里尔街 5 号

1980 年 7 月通讯

我以自己最后一场研讨班，为“弗洛伊德事业”创办第一期通讯；一千多人正在等待它。

我们这里所谓的假期将至，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因为对我来说，假期会像往常一样只是徒有其名。

而且，追随我时，你们所能做的最好事情正是这个：归根结底，就是作出努力。我的意思是，组成卡特尔。

至于 E.F.，我要说明：在我把它彻底办结以前，它绝不会得到 P.。[注]

雅克・拉康
1980 年 6 月 29 日

> [注] 图中文字只写缩写 P.，没有展开；它可听作 paix（“安宁”），同时又是 E.F.P. 中的字母 P。译文保留字母，不把这一可能读法写成定论。

除投递错误或地址变更外，《事业通讯》第 1 期将寄给所有收到 2 月 21 日卡片的人。拉康医生要求把本通讯寄给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全体成员。请以回邮方式把登记表寄回里尔街 5 号秘书处。

第12课 · 1980 年 7 月 5 日（化学之家）

你们好。

谢谢你们前来。

我要向你们解释自己的投票。

我会投票赞成解散学派。

我投赞成票，也希望你们像我一样。

精神分析家是一些特殊的主体；他们是对欺骗格外敏感的主体。

相关知识卡 群体效应、主体效应与分析家的去主体化

这同他们的实践有关。

因此，他们依照各自的伦理而得到区分。

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在分析群体的某些效应中，这是一场决定性的考验。

弗洛伊德已经预言过群体的大众反应。

这种反应就是躲进一个理想中——那个绝不会犯错者的理想。

理想一旦确立，一切便都安然无事；人们彼此鞠躬行礼。

至于我，我丝毫不声称自己化身为这个绝不会犯错者；我也不鞠躬行礼。

我通过这次解散为此作证。所以，你们必须原谅我并非绝不会犯错；那些会原谅我的人会像我一样投票，而我要补充一句：也为我投票。就是这样。[注]

> [注] Et j'ajoute pour moi 是口头省略句。苏珊娜・奥梅尔的初次转录以及后来公开版本都保留同一措辞，没有给出能消除歧义的标点。结合开头“我投票赞成，也希望你们像我一样”，这里较可能省略了 voteront，即“还会为我投票”；但 pour moi 也可能只是“就我而言”。正文采用前一读法，并在此保留后一可能。

相关知识卡 群体效应、主体效应与分析家的去主体化

现在，应当由每个人说出自己的意见；我把话筒交给索朗热・法拉德。

第13课 · 1980 年 7 月 12 日（加拉加斯）

我并没有四处奔波的癖好。证明就在这里：我一直等到生命的第八十个年头，才来到委内瑞拉。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有人告诉我，这里最适合让我同自己的拉丁美洲学生见面。

你们是我的学生吗?

我不作预判。

我的习惯是亲自培养他们。

这并不总能产生出色的结果。

你们不会不知道，我同自己在巴黎的学派之间出现过哪些问题。

我用恰当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根部着手。

我的意思是，我把自己的伪学派连根拔起。

此后我从中得到的一切，都进一步证明我做得对。

不过，那已经是旧事了。

在巴黎，我习惯向一群听众讲话；其中有许多面孔，我之所以熟悉，是因为他们曾到我执业的地方——里尔街 5 号——来见我。

至于你们，据说你们是我的读者。

你们尤其是我的读者，因为我从未见过你们听我讲话。

所以，我当然很好奇：你们能给我带来什么。

正因如此，我对你们说：谢谢；谢谢你们回应我的邀请。

这值得赞许，因为不止一个人曾在通往加拉加斯的路上横加阻拦。

事实上，看起来这场会面令许多人恼火，尤其令那些不征求我的意见、却以代表我为职业的人恼火。

所以，当我亲自现身时，他们当然会乱了方寸。

不过，我必须感谢那些构想了这场会面的人：

- 尤其是迪亚娜 · 拉比诺维奇；
- 我也很乐意把卡门 · 奥特罗和她的丈夫米格尔同她并列；对于这类大会所涉及的一切事务，我都信任他们。

正是由于他们，我在这里有宾至如归之感。

我在启动自己的“弗洛伊德事业”以前来到这里。

你们看得出来，我坚持保留“弗洛伊德式”这个形容词。

如果你们愿意，成为拉康派是你们的事。至于我，我是弗洛伊德派。

因此，我认为适宜对你们说几句：我同弗洛伊德之间一直进行着怎样的辩论；这场辩论并非始于今天。

事情是这样的：

- 我的三个，并不是他的三个；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 弗洛伊德的第一与第二地形学

- 我的三个，是实在界、象征界和想象界。

我最终借助一种拓扑学来定位它们，也就是所谓博罗米结的拓扑学。

博罗米结凸显了“至少三个”的功能。

正是第三个环，把另外两个彼此不相结的环结在一起。

我把这个交给了我的人。

我把它交给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在实践中辨明方向。

但同弗洛伊德留给他的门徒的局部论相比，他们凭我的结就更能在实践中找到方向吗?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必须说，弗洛伊德为其所谓“第二局部论”画出的图，并非没有笨拙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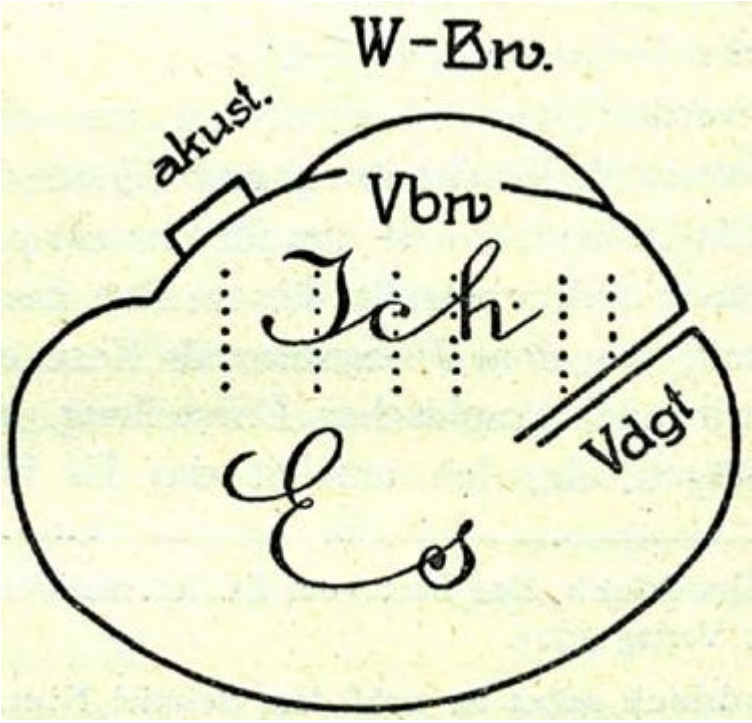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第一与第二地形学

我想，他无疑是为了让自己那个时代那些眼界有限的人听懂。

但我们难道不能换一种方式，从图中接近我的结的部分获益吗?

请看这个松垮的口袋：在那篇题为《自我与本我》（Das Ich und das Es）的文章中，它作为本我的联结而出现。

这个口袋据说是驱力的容器。



把它这样勾画出来，真是个古怪的念头！

除非把驱力看作一颗颗弹珠——先被吞入，随后再从身体孔口排出——否则这种画法无法解释。

一个自我被缀在这个口袋上；其中一列列点线，看起来仿佛已经准备好清点这些弹珠。

但同一个自我头上又顶着一只古怪的知觉之眼，仍令人困惑；许多人也会从这只眼中读出胚胎位于卵黄上的胚盘。

这还不是全部。

旁边还补上了某种马雷式仪器的记录盒。

这充分说明了参照实在界有多么困难。

最后，两道横杠在接合处划出阴影，标示这个巴洛克式整体同那个弹珠袋本身的关系。

这部分被指称为被压抑之物。这令人困惑。

不妨说，这不是弗洛伊德做得最好的东西。

甚至必须承认，这并不能有力支持它声称要翻译的那种思想是否切中要害。

这同弗洛伊德给出的驱力定义形成何等鲜明的对比：驱力同身体孔口相连。

这是一个明晰的公式，它要求我们采用不同于这只瓶子的另一种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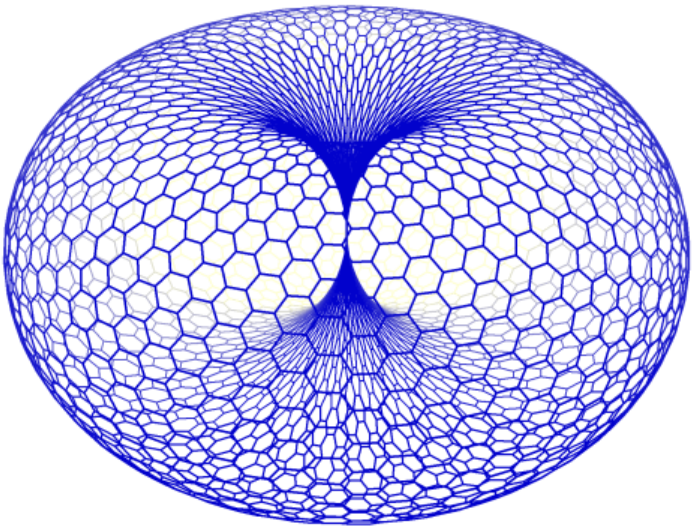
无论这只瓶子可能配上什么瓶塞。

它难道不更像我有时所说的克莱因瓶——既没有里面，也没有外面吗？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第一与第二地形学**

或者，再简单一些：为什么不能是环面？





我只须指出：赋予“本我”本身的沉默，预设了闲谈。

相关知识卡 欲望的固着与不可摧毁性

耳朵所等候的那番闲谈——那只耳朵，正是“不可摧毁的欲望”在其中得到转译的耳朵。[注]

> [注] Celle 在形式上既可能回指阴性的 l’oreille（耳朵），也可能回指阴性的 la parlotte（闲谈）。它紧邻 l’oreille；阿德里安·普赖斯英译中的 that 也紧接 ear，这支持但不能最终证明“耳朵”读法。正文采用这一读法，“由闲谈转译欲望”的另一可能仍由本注保留。另有《Pas-tout Lacan》等公开版本在本句之后多出一句：Déroutante est la figure freudienne, à osciller ainsi du champ lui-même au symbolique de ce qui l’ausculte，可译为：“令人困惑的是，弗洛伊德的图式竟如此从场本身摆向对它加以听诊者的象征之物。”本地 Staferla 底本缺少该句，故不把它静默插入正文。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第一与第二地形学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团混乱并没有阻止弗洛伊德此后重新给出关于分析实践——尤其是其中的构造——最为醒目的指示。

想到弗洛伊德在我这个年纪还没有死，我是否应当借此鼓励自己？

当然，我的结并不说出全部。

否则，我甚至没有机会在已有之物中辨明方向，因为我说过：存在的是非全。

在我从实践出发接近的实在界中，当然是非全。

请注意，在我的结中，实在界始终由无限直线来表示，也就是由这条直线所预设的未闭合圆来表示。正是凭借这一点，实在界只能作为非全得到承认。

令人惊讶的是，数竟由 lalangue 本身提供给我们，并携带着它所运载的实在。

不妨以据说是动物之王的狮子为例：为什么不能承认，动物之间的性安宁源于“数”没有进入它们的语言——无论那是怎样的语言？

训练当然可以制造出数已经进入的表象。但也仅此而已。

性安宁意味着：人知道该怎样对待大他者的身体。[注]

> [注]　这句话见于米勒定本及由它衍生的刊本；依据加拉加斯现场录音制作的《Litoral》第 49 期校勘本报告，录音中没有这句话，并把它视为米勒建立文本时的增补。正文依当前底本保留，同时标明录音证据。

但谁知道该怎样对待一个说话之在的身体呢？除了或近或远地把它抱紧以外。

他者 / 大他者还能找到什么可说的呢——而且还得是在愿意开口的时候？说出来的是："紧紧抱住我。"[注]

> [注] 米勒定本把 Autre 首字母大写，因而可读作结构性的"大他者"；录音本身不能显示大小写，《Litoral》校勘本依据这里实际说出"紧紧抱住我"的性伴侣语境，采用小写 autre。正文并列保留"他者 / 大他者"。

就交媾而言，这可真是"蠢得像棵卷心菜"——也就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注]

> [注] Bête comme chou 是诙谐说法：bête 既可指"愚蠢"，也可指动物，chou 是卷心菜；整体语用义接近"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在这一上下文中，字面上的动物与植物形象还可能同前后的狮子、青蛙相呼应；这是语境性读解，正文同时保留直译和自然义。

随便谁都更会做这件事。

我说随便谁——比如一只青蛙。

有一幅画长期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我终于重新想起了作者的姓名；这可免不了我这个年纪特有的困难。

这幅画出自布拉曼蒂诺。

好吧，这幅画恰好可以见证一种怀想：女人并不是青蛙——画面前景中，那只青蛙正仰面躺在那里。[注]

> [注] 现场录音中，拉康在说 tableau（画）之前出现了一个近似 trabeau 的口误；《Litoral》校勘者把它理解为 travaux（作品、工程）与 beaux（美的）的混合。

> 米勒定本及其他已刊版本均将其规范为 tableau。由于录音词形和构词意图都不能完全确定，正文不重造中文双关，只在此记录。

这幅画最令我惊讶的是，圣母——怀抱圣婴的圣母——脸上有某种仿佛胡须阴影的东西。凭借这一点，她很像自己的儿子成年后在画中的样子。

圣母像所表现的关系，比人们以为的更加复杂。

况且，这种关系并没有得到良好支撑。[注]

> [注] 同本课第 0071 段相似，《Litoral》第 49 期的录音校勘报告，Elle est d'ailleurs mal supportée 在现场录音中听不到，属于米勒定本所增加的句子。正文依当前底本保留，不把它当作录音中无疑可闻的原话。

这让我烦扰。

但仍然是这样：我相信，在同无意识的实际情形相关的实在界中，我比弗洛伊德更能定位自己。

因为身体享乐相对于无意识"成点"——同无意识相逆 / 在同无意识的相遇处定位。[注]

> [注] 米勒定本与本地 Staferla 底本作 fait point à l'encontre de l'inconscient。À l'encontre de 通常表示"同……相逆"，并非空间上的"在……对面"；但录音校勘本把这里听作或解释为 à la rencontre de（"在同……相遇之处"），又把不寻常的 fait point 理解为"定位、确定位置"。正文保留"相逆 / 相遇"两条证据链，不把其中一条静默确定为唯一读法。

我的数学式由此而来：象征界是大他者的场所，但并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注]

> [注] 本地 Staferla 底本作 le symbolique suit le lieu de l'Autre（“象征界追随大他者的场所”）；米勒定本、《Pas-tout Lacan》版本及录音校勘本均作 le symbolique soit le lieu de l'Autre（“象征界是大他者的场所”），并同拉康在此调用的既有公式一致。正文据多版本采用 soit，同时保留 Staferla 的 suit 异文。

相关知识卡 Mathème：数学式、可教授性与真理维度 ・ 拉康：死本能是象征秩序的面具

由此可见，lalangue 所能做的最好事情，就是证明自己服务于死亡本能。

这是弗洛伊德的一个想法。一个天才的想法。

这也意味着，它是一个荒诞可笑的想法。

最厉害的是，这个想法由以下事实得到证实：lalangue 只有在进入书写时才产生效力。

相关知识卡 拉康：死本能是象征秩序的面具

正是这一点启发了我的数学式……

如果可以把这称为启发的话；

这项工作耗费了我许多个不眠之夜，据我所知，没有一位缪斯前来造访……不过，看来必须相信：这让我觉得有趣（ça m'amuse）。[注]

> [注] Ça m'amuse（“这使我觉得有趣”）在声音与拼写上接续前句的 muse（“缪斯”）。

相关知识卡 Mathème：数学式、可教授性与真理维度

弗洛伊德认为，死亡本能可以由如下变化来解释：把身体所能容许的紧张阈值下移到最低点。弗洛伊德把这一点称为快乐原则的彼岸——也就是身体快乐的彼岸。

必须说，在弗洛伊德那里，这毕竟表明了一种比我曾经透露过的任何想法都更加谵妄的思想。

相关知识卡 拉康：死本能是象征秩序的面具

因为，我当然不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们。这正是我的可取之处。

就是这样。

我宣布，这场围绕我所教之物展开的会面正式开幕。

正是你们的在场，使我确实教过某种东西。



图：布拉曼蒂诺，《塔楼圣母》，约 1520 年。